

第三一六册

明倫彙編

官常典

忠烈部

七  
卷  
一  
七  
四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七百五十四卷目錄

忠烈部名臣列傳四十九

明二十

南居益	王繼謨
朱家仕	李倬
阮泰	楊汝經
程良壽	程道壽
蔡懋德	應時盛
趙建極	毛文炳
蘭剛中	畢拱辰
孫康周	房之屏
楊家龍	侯君昭
劉必達	范奇芳
閻夢夔	王孕懋
高倬	黃端伯
劉成治	吳嘉引
龔廷祥	陳于階
吳可箕	黃金璽
陳士遠	王徵俊
宋之儒	史可觀
朱慎鏞	丁泰運
尚大倫	王樞徵
何復	邵宗元
方正化	劉忠嗣
張大同	文運昌
劉洪恩	戴世爵

劉元靖	呂九章
呂一照	李一廣
楊儒秀	管民治
楊仁政	李尚忠
趙世貴	劉本源
侯繼先	張守道
紀勳	劉朝卿
劉悅	田守正
王好善	強忠武
王爾祉	郝國忠
申錫	呂應蛟
張羅俊	張維綱
金毓嗣	韓東明
陳國政	孫從範
張爾鞏	郭鳴世
高經	韓楓
王之珽	王法
何一中	田仰名
劉宗向	尹洗
劉自重	王聯芳
劉會昌	李邦華
倪元璐	孟兆祥
王家彥	凌義渠
施邦曜	吳麟徵
馬世奇	劉理順
周鳳翔	吳甘來
汪偉	

官常典第七百五十四卷

忠烈部名臣列傳四十九

明二十

南居益

按明外史本傳居益字思受渭南人尚書企仲族子師仲從子也會祖從吉與曾伯祖大吉皆進士兩人子姓科第相繼企仲大吉孫萬曆八年進士以祖母年高請終養為張居正所惡下撫按勘問祖母既沒授刑部主事客寓其家夫婦並沒企仲呼其子還之吏部尚書孫丕揚以為賢調為己屬歷文選郎擢太僕少卿進太僕卿三十年帝以疾詔免職稅釋繫囚錄建言貶斥諸臣既而悔之命礦稅如故餘所司議行吏刑二部尚書李戴蕭大亨遲數日未奏企仲請亟罷二人而救二部亟如詔奉行帝大恚傳諭亟停二事落企仲一官給事中蕭近高御史李培余懋衡亦請信明詔帝益怒並奪其俸且命益重前貶謫官鄒元標等罰欲以鉗言者諸閣臣力爭乃止而給事中張鳳翔迎帝意劾企仲為吏部時嘗擠同官武之望故假建言博名遂削籍天啓初起太常卿累遷南京吏部尚書以老致仕師仲父軒吏部郎中嘗著通鑑綱目前編師仲至南京禮部尚書居益少厲操行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御史曹學程繫獄十年居益提半言學程有母年九十餘陛下方以聖母徵就推恩海內奈何獨斬此一不報三遷廣平知府擢山西提學副使鳳門參政繕治亭障省費萬計歷按察使左右布政使並在山西天啓二年入為太僕卿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海外紅

毛夷者國名和蘭自昔不通中土由大泥咬囉吧二國通閩商萬曆中奸民引其人據澎湖求市巡撫徐學聚令轉取之二國二國險遠商舍而之呂宋夷人疑呂宋商船攻之又寇廣東香山澳皆敢不敢歸國復入澎湖求市且築城焉巡撫商周祚拒之乃屢肆侵犯會居益代周祚賊方犯漳泉招日本大泥咬囉吧及海寇李旦等為助居益使人招且說攜大泥咬囉吧賊帥高文律懼遣使求款斬之決策進討築城鎮海港賊退保風櫃將士逼之相持二旬賊窮蹙泛舟去文律拒守攻擒之海患乃息五年遷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魏忠賢銜居益敘功不及已格其實給事中黃承昊復論居益倚傍門戶躡躡通顯遂削籍去閩人詣闕訟之不聽乃立祠以祀勒碑於澎湖及平遠臺崇禎元年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陝西鎮缺餉至三十餘月居益請以陝賦當輸關門者畱三十萬紆其急報可畿輔戒嚴居益在通州為城守計甚備會工部尚書張鳳翔坐軍械不具下吏四司郎中瘐死者三遂召居益代鳳翔未幾試礮而炸兵部尚書梁廷棟劾郎中王守履失職守履懼誣兵部郎中王建侯誣已廷議不如守履言遂下獄居益疏掾帝以為徇私創籍歸廷杖守履六十斤為民尋敘城守功復居益冠帶十六年李自成陷渭南貴南氏餉一百六十萬金仲年八十三遇害賊誘降居益及金仲子禮部主事居業皆不從明年正月賊遣兵擁之去加炮烙二人終不屈絕食七日而死

王繼謨 朱家仕 李倬

按明外史衛景琇傳繼謨府谷人萬曆三十八年進

士天啓中屢官薊州兵備參議魏忠賢黨倪文煥劾之削籍崇禎時起易州兵備調遵化屢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密雲為給事中方士亮御史甯承勛劾罷薊鎮總兵官唐通言臣從軍二十年未見正直清廉憂國奉公若繼謨者帝怒切責通而士亮亦言恐代者未能勝繼謨帝遂留之旋以久勞加兵部右侍郎十六年九月移撫順天十二月代孫晉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勦罷宣府總兵官唐鈺明年正月山西告警命繼謨發兵援未至而太原已陷及賊逼陽和繼謨知不能守遁入山中尋為賊所得拷掠死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一家死者十六人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家仕河州人

阮泰 楊汝經

按明外史張維世傳洛陽阮泰睢州楊汝經皆以國變死泰官廣靈知縣解職歸十七年聞京師陷不食死妻朱氏從之汝經崇禎十年進士授戶部主事著廉能聲擢井陘兵備僉事十七年正月朝中聞甘肅陷巡撫林日瑞殉難起拜汝經右僉都御史代之行次林縣聞京師陷將赴南京至東明率壯士百餘騎還討林縣偽官抵屯子遇賊戰敗被執偽官釋其縛說之降不從又遣一鄉官說降汝經正色責之其人慚而去厥偽官斃之獄

程良籌 程道壽

按明外史忠義傳良籌字持卿孝感人工部尚書註子也舉天啓五年進士時註為太常少卿不附魏忠賢御史王士英劾其為越南星李三才私黨忠賢遂矯旨并良籌除名永不錄敘未出仕而除名前此未

有也崇禎元年起官行人擢吏部稽勳主事歷文選員外郎掌選事麻城李長庚為尚書良籌以同鄉附之甚為所倚正郎久缺不推補同列多忌朝論亦少之長庚用推舉失當削籍良籌亦下吏遣戍久之釋歸十六年李自成陷德安承天旁近州縣悉空城逃孝感亦陷良籌以白雲山險峻與同邑參政夏時亨築壘聚眾守賊以地要害說使降良籌毀其書賊怒設長圍攻之相持四十餘日解去時漢陽武昌亦為張獻忠所陷四面皆賊獨白雲孤處其間賊頗患之已武昌為官軍所復良籌號名遠近諸寨犄角進兵其冬遂復孝感雲夢十二月進薄德安兵敗退保白蓮寨寨中人素通賊為內應良籌遂被執說降不屈囹之密室明年正月左良玉遣將攻德安賊懼擁良籌令止外兵不從賊棄城去逼良籌偕行又不從遂被殺贈太常少卿程道壽者良籌里人也嘗為來安知縣賊陷孝感置孽旅守之道壽結里中壯士擊殺掌旅賊至問誰殺者道壽曰我也賊杖之繫獄令為書招良籌道壽罵曰我不能助白雲滅汝肯助汝邪遂見殺

蔡懋德 應時盛 趙建極 毛文炳 蔣剛  
中 畢拱辰 孫康周

按明外史本傳懋德字維立崑山人幼受書即志聖學篤好王守仁書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杭州推官山東白蓮賊起浙中奸人亦殺長與知縣而是時調浙兵援遠兵不樂行謀為變皆賴懋德籌畫事乃定天啓五年行取入都里人顧秉謙柄國欲用為吏部懋德不與通秉謙怒部擬給事中而旨改禮部儀

制主事吏部尚書崔景榮請仍用懋德等爲言官旨復不許進祠祭員外郎都城建魏忠賢祠尙書率諸司謁賀獨懋德與同官翁鴻業中道託疾歸崇禎改元由主客郎中出爲江西提學副使頒守仁拔本塞源論於諸生自著管見臆說數千言發明良知之學士多興起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興湖州劇盜屠阿丑衆千餘出沒太湖當事議勸之懋德曰此可計擒也悉召濱河東家把其罪簡壯士與同發遂擒阿丑當事以懋德爲知兵尋遭內艱去服除起并陘兵備久旱懋德禱雨他邑爭迎以禱又輒雨甫三月以遼東巡撫方一藻薦調官寧遠祖大壽久鎮遼部下頗不戢懋德諷之大書爲申約求中官高起潛倂甚懋德導以謙恭亦稍折節以守松山及修臺堡功數敘責會災異求言懋德上省過治平二疏規切君相一時咸笑爲迂被旨切責楊嗣昌亦惡懋德言其清修弱質不宜邊地乃改濟南道濟南新殘破大吏多缺人懋德攝兩司及三道印招流移安反側恤凋瘵諸廢畢與遷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司田荒殺貴吏日急催科而賊流言先服者不輸租民日望其至懋德亟檄州縣停徵上疏自劾詔鑄七級仍視事十四年十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名對稱旨賜酒餼銀幣明年春抵任大盜王冕等爲亂討平之總兵許定國援河南潰而歸懋德定其亂十月京師戒嚴卽統兵入衛詔扼守龍泉固關二關而賊已陷河南將犯平陽境懋德亟馳河上禦之數月至十六年冬賊入潼關陝西盡陷自蒲州北抵保德二千餘里悉與賊鄰恃黃河爲限窮冬冰合賊騎得長驅懋德

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馳赴河干合拒中朝亦以山西爲憂廷臣請防河者甚衆然無兵可援總兵周遇吉鎮寧武僅得自顧宣大總督王繼謨奉命防河亦不至懋德以疲卒三千當數十萬強寇日奔走平陽汾州間倉廩屢挫之大慶風陵吉鄉諸渡十二月崑崙保德俱告警太原洶洶晉王手書趣懋德還懋德不得已分兵守二郡以十八日去平陽越三日賊卽渡河副使李士焜知府張熾然等棄城先遁俄復還越二日李自成至熾然迎降平陽遂陷十七年正月巡按御史汪宗友劾懋德不待冰泮還還太原致名城淪覆詔奪官侯勘以郭景昌代之懋德先遣兵禦賊而屬城盡陷反拒官軍懋德乃與布政使趙建極諸監司毛文炳簡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懋德哭衆皆哭聲震原野罷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辦一死矣景昌卽至吾亦與俱死是月晦賊游騎抵近郊自成知懋德賢遣使招諭曰撫軍若降吾且大用懋德憤立火其檄斬使人頭懸城上二月五日賊悉衆薄城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未魁出戰俱歿明日自成具函簿督衆力攻城上發砲擊之賊多死又明日晝晦大風拔木颶瓦終夜不息守者皆仆懋德知不能支預草遺表時懋德調陽和兵三千協守剛中慮其內應移之南關外果叛降賊而部將張雄者守新南門與賊遇懋德名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謀將調雄守大南門未幾雄絕城出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樓貯火器火藥我下卽焚樓樓焚守者悉走賊乘勢登城懋德北向

再拜出遺表付友人拔刀自刎爲麾下所奪時盛請下城巷戰遂扶懋德上馬時盛持矛突殺殺數十人至炭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且擁公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我當死封疆汝輩可自去衆復擁懋德上馬至水西門懋德叱曰汝輩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時盛已出城還顧不見復研門入語懋德曰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益未絕時盛釋甲加諸肩乃絕時盛再拜訖卽取弓弦自勒死建極危坐公堂賊擁至晉王府見自成欲授以官吐曰我天朝方伯乃仕賊耶自成令曳出斬之下塔連呼萬歲曰臣失守封疆死有餘罪自戍以爲呼已也曳還問曰既呼萬歲何不受官建極厲聲曰我呼當朝皇帝寧呼賊耶大罵自成自立殺之文炳被執誘以官不從抗罵數日被殺妻趙妾李亦投井死子兆夢甫數歲被掠去士民以忠臣子贖而歸之剛中被執說之降大罵曰豈有簡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既墮復躍起文餘賊皆辟易拱辰被執賊適得新刀拱辰視之問何脫曰欲得此斫頭耳賊遂取斬之康周率死士巷戰被執說降不從乃見殺福王時議懋德不守河爲失策乃諡忠襄賜祭葬建祠不予贈賡餘賜卹有差建極河南未死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賊掠末車時建極五千皆死後生三子又皆天至是趙氏一門竟絕文炳字夢石鄭州人由進士歷知壽陽榆次擢吏科給事憂歸與有司禦賊以全城起故官會楊嗣昌督師議調民兵討賊文炳言民兵不若官軍乘快馬善避賊可守不可調帝從之當大計文炳言主計者喜奔競抑廉靜宜令吏部科道撫按得

五糾不公者帝亦納之出爲山西兵備副使竟死剛  
 中宇坦生陵縣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太常博士擢南  
 京給事中奏保陝西都六事已効能寧夏巡撫樊一  
 蘅劾制河南解任巡撫常道立籍漕事大壞疏陳救  
 弊之要山東荐饑上疏言民死而丁存田荒而賦在  
 安得不爲盜急宜清戶口并里甲帝多納其言還山  
 西副使甫抵任即殉城死拱辰字星伯掖縣人舉進  
 士知朝邑鹽城二縣數遷數貶歷准徐兵備僉事督  
 漕侍郎史可法謂拱辰才不任乃移之冀寧康周字  
 晉侯安丘人起家鄉舉時盛遠陽人起家小校至都  
 督僉事慷慨仗義德深倚之迄與同死

房之屏 楊家龍 侯君昭 劉必達 范奇  
 芳 閻夢夔 王孕愁

按明外史蔡懋德傳時李賊大破山西郡邑安邑知  
 縣房之屏宛平人起家鄉舉城陷北向拜天子入署  
 拜母命妻子各自盡遂投井未死賊曳出斬之忻州  
 知州楊家龍字惕若曲陽人由歲貢生爲寧鄉知縣  
 民遭兵亡徙過半撫之七年皆復業以薦遷官受事  
 甫數旬賊即至召士民語曰此城必不守吾出若輩  
 可全也挺身出城罵賊而死士民祠之汾州知州  
 侯君昭城破不屈死汾陽知縣劉必達當城破袖出  
 罵賊文被殺邑中義勇范奇芳竟刺殺僞都尉自到  
 死代州參將閻夢夔鹿邑人城破抗節死寧武兵備  
 副使王孕愁字有懷霸州人第進士由太原知府遷  
 自成既陷太原遣使說降孕愁斬之與總兵官周遇  
 吉固守城陷自刎死妻楊投井殉之寧武既失三關  
 皆陷賊遂長驅犯大同

高倬

按明外史本傳倬忠州人天啓五年進士除德清知  
 縣調金華崇禎四年徵授御史鎮守蘭鎮中官鄧希  
 詔與總督曹文衡相訐奏倬言文衡齷齪成性必不  
 能仰鼻息於中官希詔雖耻未忘又何能化戈矛爲  
 同氣封疆事重宜撤希詔安文衡心若文衡果不足  
 用亦宜速爲更置勿使中官參之諸邊鎮臣如希詔  
 者不少使人人效希詔將督撫之展布益難即諸邊  
 督撫如文衡者亦不少使人人效文衡將邊事之廢  
 壞愈甚惟聖明早計毋以封疆爲戲疏入忤旨貶一  
 秩視事巡視草場失火與給事中馬思理監督主事  
 王淪初江之遠並視職下吏廷臣屢疏申救俱不納  
 逾年熱審給事中吳甘來等復以爲言始釋歸起上  
 林署丞稍遷大理右寺副十一年五月火星逆行詔  
 修省倬以近年刑獄滋繁而法官務停閣請勅諸司  
 尅期奏報大者一句小者五日其奉旨覆讞者或五  
 日三日務俾積案盡疏固圍衰減帝爲採納屢遷南  
 京太僕卿太僕欲駐涇州倬以大盜日擾江北而餘  
 爲南都西北門戶請募州人爲兵俾保障鄉土從  
 之十六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其秋帝欲  
 專任武臣劉孔昭汰操江文臣召倬別用未赴而京  
 師陷福王立於南京用爲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內官  
 請給工料錢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  
 諸寶計賞數十萬倬及尚書何應瑞力請裁省光祿  
 寺請辦御用器至一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爲言  
 皆不納明年二月由左侍郎拜刑部尚書南京失守  
 倬投繯死是時大臣殉難者惟倬與張捷楊維垣而

庶僚則有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引龔廷祥以及雜流  
 諸生陳于階吳可箕黃金璽陳士達之屬  
 黃端伯 劉成治 吳嘉引 龔廷祥 陳于  
 階 吳可箕 黃金璽 陳士達

按明外史高倬傳倬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禎元  
 年進士歷寧波杭州二府推官行取赴都以母憂歸  
 益王居建昌不法端伯服闋入都疏陳其狀王亦勃  
 端伯離間親藩及出妻醜酒諸事有詔俟勘端伯避  
 居廬山福王立大學士姜曰廣薦起之明年三月授  
 儀制主事五月南都受逼百官皆迎降端伯不出遣  
 使捕擊之閱四月屢諭之降不動卒就戮成治字廣  
 如漢陽人崇禎七年進士歷官戶部郎中警至忻城  
 伯趙之龍將出降先入戶部封府庫成治憤拳擊之  
 之龍亟走免已聞百官皆降自經於堂上嘉引字繩  
 如松江華亭人天啓四年舉於鄉歷官戶部主事爲  
 人方正不苟時已奉使出都聞變亟還謁方孝孺祠  
 從容投繯死廷祥字伯典無錫人馬世奇門人也崇  
 禎十六年舉進士爲中書舍人知國祚必移寄書其  
 子預以死自誓及南都破與友人約偕死其友背之  
 廷祥蕭衣冠步至武定橋投水死于階上海人爲欽  
 天監博士自縊於公署可箕徽州人爲國子監生題  
 詩於衣衾上縊死鷄鳴山關壯繆祠金璽江寧人聞  
 大臣皆迎降大書於壁曰大明武舉黃金璽一死以  
 愧人臣而懷一心者遂自經士達南京布衣投水死

王徵俊 宋之備 史可觀 朱慎鏞  
 按明外史忠義傳徵俊字夢卜陽城人天啓五年進  
 士授韓城知縣崇禎初流賊來犯禦却之坐大計謫

歸德路磨巡按御史李日宣薦於朝給事中呂黃鐘請用天下必不可少之人亦及徵俊乃量移滕縣知縣累官右參政分守寧前丁憂歸十七年二月賊陷陽城被執不屈繫之獄士民爭頌其德賊乃釋之抵家北面再拜投縵卒其時士大夫居家盡節者靈石宋之備翼城史可觀陽曲朱慎鏞之備舉進士歷官登萊監軍副使忤巡按謝三賓互訐於朝落職歸三賓亦貶秩及遇變之備受刑死妻喬詈賊撞塔死女斂屍畢拔簪刺喉死可觀太常少卿學遷子官文華殿中書舍人加鴻臚少卿城陷自縊死慎鏞晉府宗室攝臺丘郡王府事賊陷太原冠帶祀家廟驅家人入廟中焚之已亦投火死

丁泰運 尚大倫 王檉微

按明外史忠義傳泰運字孟尚澤州人崇禎十三年進士除武陟知縣調河內著廉直聲十七年二月朔賊將劉方亮自蒲坂渡河東窺懷慶巡按御史蘇京託言塞太行道先遁去與陝西巡撫李化熙全抵寧郭驛俄兵變化熙被傷走兵執歐京視其衣披以婦人服令插花行稍違輒扶之一市大笑叛將陳未福引賊至京即迎降賊遂逼懷慶監司以下皆竄泰運獨守南城力不支被執賊擁見方亮使跪不屈燒鐵鎖炙之亦不從乃遇害賊既陷懷慶尋陷彰德安陽人尚大倫字崇雅由進士歷官刑部郎中有國學生白夢謙以救黃道周繫獄大倫議寬之忤尚書意遂罷歸城陷抗節死又有王檉微由鄉舉歷官蒲州知州忤豪宗謝事歸為賊所執傳詣李自成道憤恨不食死

何復 邵宗元 方正化

按明外史忠義傳何復字見元平度人邵宗元字景康楊山人復舉崇禎七年進士授高縣知縣有却賊功忤上官被劾論戍後廷臣多論薦起英山知縣遷工部主事進員外郎十七年二月擢保定知府宗元由恩貢生歷保定同知有治行時李自成陷山西遣僞副將軍劉方亮由固關東犯畿輔震動及真定遊擊謝嘉福殺巡撫徐標反遣使迎賊人情益洶洶宗元時攝府事亟集通判王宗周推官許日可清苑知縣朱永康後衛指揮劉忠嗣及鄉官張羅彥尹洗等議城守復聞之兼程而馳或沮以寇迫不顧既入城宗元即授以印復曰公部署已定印仍佩之我相與

修力可也乃謁文廟與諸生講見危致命章詞氣激烈講畢即登城分門守三月十九日都城陷明日薄暮賊使投書誘降宗元手裂之明日賊大至絡繹三百里有數十騎服婦人衣言所過百餘城皆開門遠逐不降即齏粉且曰京師已破若等為誰守城上人聞之髮豎皆裂賊環攻雲梯牆排且攻且罵宗元等固守不出巷樹柵老穉悉持梃道上非持符者不敢行賊知守堅稍稍引却會督師大學士李建泰率殘卒數百輦餉銀十餘輛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許建泰恚大呼我朝廷重臣討賊至此安敢不納舉勅印示之宗元等曰荷天子厚恩御門賜劍酌酒發別今不仗劍西征乃叩關避賊耶建泰怒厲聲叱呼欲舉尚方劍恐之有欲啓門者宗元曰倘賊詐為之若何或言金御史毓峒監督師軍當識之亟推出視信乃納之建泰入賊攻益厲掘城西南隅守者以火權擲之

不敢近驅難民哭城下冀亂眾心城上擊以輓石亦却去建泰乃倡言曰勢不支矣姑與議降得一印信文牒可矣出紙迫宗元用印宗元抵印厲聲曰我為朝廷守此一塊土義不降賊欲降者任為之大哭引刀將自刎左右急止之皆兩泣羅彥前曰邪說勿聽速擊賊復自起熱西洋巨砲火發被燬幾死賊攻無遺力雉堞盡傾彈丸雨下城中皆負板走二十四日賊火箭中城西北樓復焚死南郭門又火守者多散南城守將王登洲絕城出降賊鋒擁而上建泰中軍副將郭中杰等為內應城遂陷宗元及中官方正化不屈死建泰即率日可永康出降

劉忠嗣

按明外史何復傳忠嗣性忠勇為僑輩所服分守東城城將陷召女弟適楊千戶者歸令與妻毛子婦王全處一室俱以弓弦勒殺之復登城拒守城破被執忠嗣怒誓奪賊刀殺二賊賊虜至矧目刺鼻支解死

張大同

按明外史何復傳復同時武臣死事者又有守備張大同與子之坦力戰死

文運昌 劉洪恩 戴世爵 劉元靖 呂九章 呂一照 李一廣 楊儒秀 管民治

按明外史何復傳復同時武臣死事者又有指揮文運昌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呂一照李一廣中軍則楊儒秀鎮撫則管民治皆殉城死  
楊仁政 李尚忠 趙世貴 劉本源 侯繼先 張守道 紀勳 劉朝卿 劉悅 田守正 王好善 強忠武 王爾社 郭國忠

按明外史何復傳復同時武臣死者又有千戶楊仁政李尚忠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紀勳百戶則劉朝卿劉悅田守正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把總則郝國忠申錫皆殉城死有呂應蛟者保定右衛人歷官密雲副總兵謝事歸賊至總監正化知其能延與共守晝夜戮力城破短兵鬪殺十餘賊而死

張羅俊 子仲 弟羅彥 羅善 羅輔 從子 再從子彥 羅善 羅輔 從子

按明外史忠義傳羅俊字元美清苑人父純臣由武進士歷官署都督僉事神機營左副將生六子羅俊羅彥羅士羅善羅詰羅輔羅俊娶瞿女終身不置妾羅彥字仲美舉崇禎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吏部稽勳主事屢遷文選郎中執政楊嗣昌數借封疆事薦用匪人羅彥多駁正帝疑吏部行私廢卒常充其庭曹郎多懼重譴羅彥獨無所汚染秩滿遷光祿少卿被誣銷一官同邑少卿史堃坐贓瘕死忌者誣其私堃遂落職羅彥既歸羅俊始以十六年秋舉進士羅輔亦以是年舉武進士並需次還籍十七年二月間賊漸逼京師眾議城守羅彥少從父塞上習兵事及官行人奉使旋里鄉郡被兵伍當事守禦有功後三被兵皆里居二著守禦功給事中時敏奉命過其地夜半欲入城羅彥不許敏劾其擅司鎖鑰羅彥援鄧輝事疏辨帝不問及是兄弟倡義捍城與同知邵宗元等歃血盟誓總兵官馬岱謁羅彥曰賊分兩道一出固關一趨河間吾當出屯蠡縣扼其衝先殺妻子而後往其城守悉屬公羅彥曰諾詰旦岱果殺妻孥十一人率師去羅彥等糾鄉兵二千分陣守羅俊守東

城羅彥西北羅輔為游兵公廩不足出私財佐之賊遣騎呼降羅俊顧其下曰欲降者取我首去後衛指揮劉忠嗣挺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死者齒此劍怒目髮上指聞者咸憤厲守益堅賊為引却已聞京師陷眾皆哭北向拜又羅拜相盟誓而賊攻益急城中多異議羅彥謂宗元曰小民無知非鼓以大義氣不壯乃下令人綴崇禎錢一於項以示戴主之意賊謂羅彥主謀呼其名大詬且射書說降羅彥不顧賊死傷多攻愈力李建泰親軍為內應城遂陷羅俊奮持刀斫賊刀脫兩手抱賊噤其耳血淋漓口吻聞賊至益衆大呼我進士張羅俊也遂遇害羅彥見賊入急違家大書官階姓名於壁投羅彥子晉與羅俊子仲並赴井死羅善字舜卿為諸生佐兩兄城守城將陷兩兄戒勿死羅善曰有死節之臣不可無死節之士妻高攜三女投井死羅善亦投他井死羅輔多力善射晝夜乘城射必殺賊城破與羅俊突圍走羅俊不可羅輔連射救數人矢盡持短兵殺數人乃死張氏兄弟六人羅士早卒其妻高守節十七年至是自經死惟羅詰從水門走免其妻王亦益死羅俊伯母李罵賊死羅彥妻趙二妾宋氏錢氏及晉妻師當圍急時並坐井旁以待賊入皆先羅彥投井死獨趙不沈家人出之再投又不沈乃免羅輔妻白在母家聞變欲死侍者止之給以汲井推幼女先入而從之羅俊再從子震妻徐異妻劉亦投井死一門死者凡二十三人

金毓峒 從子肖 孫 韓東明 陳國政 張維綱 張爾輩 孫從範 高經 郭鳴世 王

之廷 韓楓 何一中 王法 劉宗向 田仰名 劉自重 尹洗 劉會昌 王聯芳

按明外史忠義傳毓峒字樺鶴保定衛人父銓戶部員外郎毓峒舉崇禎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十四年面陳漕務稱旨特授御史疏論兵部尚書陳新甲庸才悞國戶部尚書李待問積病妨賢又請漢發德音自十五年始獨除繁苛與海內更新因言復社一案其人盡縫掖不可以一夫私怨開禍端帝多採納明年出按陝西承兵荒後論屬吏拯恤秦人賴之雲棧七百餘里悉盜數為建堡立驛設官分戍行旅無虞孫傳庭治兵關中吏民苦征繕日夜望出關天子亦屢詔督趨毓峒獨謂將驛卒悍未可輕戰抗疏爭之帝不納師果覆敗十六年冬期滿得代甫出境而賊入關復還至朝邑戮上將吏功罪而後行明年二月召對命賜食往監李建泰軍馳赴山西甫抵保定而賊騎已逼遂偕邵宗元張羅彥等共守毓峒分守西城散家貲千餘金犒士其妻王亦出簪珥佐之京師變聞賊射書說降眾頗懈毓峒厲聲曰果爾正當為君父復讎敢異議者斬懸銀牌令擊賊者自取眾爭奮斃賊多城陷一賊挽毓峒往謁其帥毓峒且罵且行遇井推賊仆地墮井死妻聞之即自經其從子振孫有勇力以武舉人佐城守賊眾皆散獨立城上大呼曰我金振孫前日殺數賊魁者我也賊羣至支解之振孫兄自孫子婦陳與侍兒桂春亦投井死肖孫匿毓峒二子為賊擄掠無完膚終不言二孤獲免同時守城殉難者邠州知州韓東明武進士陳國政赴井死平涼通判張維綱舉人張爾輩孫從範不屈死



舉人高經負母避難遇賊求釋母母獲釋而經被執給以至家取貨乘間赴水死貢生郭鳴世寢疾聞城陷整衣端坐賊至持棒奮擊而死諸生王之珽先城陷一日置酒會家人歡飲達旦城破借妻齊及三子二女入井死諸生韓楓何一中王法等二十九人布衣劉宗向田仰名劉自重等二十人或自經或自溺或受刃皆不屈於賊而婦女盡節者乃至一百十五人他若都給事中尹洗舉人劉會昌貢生王聯芳以城陷之次日爲賊收獲亦不屈賊揭其首於竿書曰據城抗師惡官逆子見者爲飲泣

### 倪元璐

按明外史本傳元璐字玉汝上虞人父凍歷知撫州淮安荆州瓊州四府有當官稱天啓二年元璐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冊封德府移疾歸還朝出典江西鄉試暨復命則莊烈帝踐阼魏忠賢已伏誅遺黨楊維垣輩護持舊局力扼東林維垣上疏並詆東林崔魏元璐憤崇禎元年正月抗疏曰臣頃聞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樹高明之幟而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背時名義決裂廉隅連篇頌德匝地建祠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乃議者以忠

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爲鐵案母亦深防其報復乎然臣以爲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齧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舊輔臣韓爌陛下已鑒其清忠舊詞臣文震孟陛下已許其起用乃朝論猶扼之何也至逆奄所毀書院宜并修復蓋書院生祠相爲勝負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時柄國者悉忠賢餘黨疏人以論奏不當責之於是維垣復上疏駁元璐爲謬元璐再疏曰臣前疏原爲維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微曰化異爲同曰天下爲公而維垣則倡爲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肯伸臣冒昧有言蓋爲維垣效忠告不圖以臣爲謬也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中有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爲國爲民而何責乎三才五虎五彪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又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曠昭然杵櫓之大節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平至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天下誰不知而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杵櫓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非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趨階躡級之儔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

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至呼父呼九千歲而不作可勝歎哉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爲非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賜則不可當日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者正欲狎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平交使元標諸人在豈遂至此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四字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而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滿貫可攻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其滿貫其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亦晚乎即如崔魏滿貫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爲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爲非訓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爲無可奈何而然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以崔魏定邪正猶以明鏡別妍媸維垣不取證於此將謂此中尚有人物乎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柄國者以互相詆訾兩解之當是時元兇雖殛其徒黨猶盛無敢頌言東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元璐尋進侍講其年四月請殿三朝要典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與盈庭互訟

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後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頃篋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死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閣豎之權而役史臣之筆互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權呈秀可與張乎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帝納其言命禮部會詞臣詳議議上遂焚其板侍講孫之獬忠賢黨也典順天鄉試中呈秀子錄聞要典將毀詣閣力爭且慟哭天下笑之元璐歷遷南京司業右中允四年帝特重武科始命行殿試有舉子以技勇聞會試被黜帝疑王考官庶子楊世芳中允劉必達及監試御史余文縉馬如蛟有意抑之悉

逮下獄命元璐副諭德方逢年再試事竣白四人無弊請寬貸不納黃道周貶官元璐稱爲第一詞臣乞留之史局以己代貶并薦舊府尹劉宗周曰邇來中使四出動以上官體加於庶司臣懼士大夫之氣化爲繞指柔陛下當式怒蛙不當重摧折乃宗周既以骯髒投閒道周又以蹇謬被貶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豈不深可惜哉亦不納三疏乞省親不允進右諭德充日講官進右庶子兩疏乞歸養復不允乃上制實八策日間掃部曰繕京邑曰優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餉曰儲邊才曰奠輦轂曰嚴教育又上制虛八策曰端政本曰伸公議曰宣義問曰一條教曰慮久遠曰昭激勸曰勵名節曰假體貌其端政本悉規切溫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捷薦呂純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且許其干預考選元璐疏辨乞與同罷帝俱不問八年春流賊毀皇陵上疏乞下罪己詔獨除七年以前連租時不能用復兩疏乞歸養不許俄遷國子祭酒先後列上十四事皆援祖制作人才帝爲採納元璐雅負時望位漸顯帝意嚮之深爲體仁所忌一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履歷進體仁益恐會誠意伯劉孔昭謀擊戎政體仁解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陳尚存而妾王冒繼配復封敗禮亂法詔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書姜逢元侍郎王業浩劉宗周及其從兄御史元珙咸言陳氏以過被出繼娶王非妾體仁意沮會部議行撫按勘奏即擬旨云登科錄二氏竝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勸遂落職問住十五年九月廷臣交薦詔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以母老固辭俄聞畿輔被兵遂冒鋒鋦北

上明年春抵都及入見陳制敵機宜帝甚喜五月即超拜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充日講官以祖制浙人不得官戶部辭不許帝眷元璐甚五日三賜對因奏陛下誠用臣臣請以三說進一則與樞部同心計畫準餉以權兵準兵以權餉被兵之區餉多虧折敗兵之壘兵亦銷亡彼此相權則數清而用足一小生小節無益於數必求一舉得數十百萬又必有利於國無害於司農又臣本儒臣諸所設施豈可權宜苟且臣必以仁義爲根本政苟厲民必爲民請命奏未畢帝曰卿真學問之言本原之論元璐又奏臣請得參兵部謀帝曰已諭樞臣令與卿協計當是時馮元盛爲兵部與元璐同志鈞考兵食頗有所裨益中外想望其手采惟帝亦以用兩人晚而時事益不可爲左支右詘元璐亦無如何故事諸邊餉司悉中差元璐請改爲大差兼兵部銜令清核軍伍不稱職者即遣人代之先屢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賦元璐以爲擾民無益乞罷之而專責撫按戶部侍郎莊祖誨督勦寇餉憂餉爲盜劫遠避之長沙衡州元璐請令督撫自催母煩朝使自軍興以來正供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餉款目多點吏易爲奸元璐請合爲一帝皆報可時國用益詘而災傷獨免者又多元璐計無所出請開贖罪之例且令到官滿歲者得輸贖給封誥帝亦從之十月命兼攝吏部事陳演忌元璐風魏藻德言於帝曰元璐書生不習錢穀元璐亦數請解職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講諭月李自成陷京師元璐整衣冠北向拜父南向拜母書几上曰南都尚可爲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屍聊志吾痛

遂南向坐取扇自搔而絕福王時贈少保吏部尚書  
諡文正

李邦華

按明外史本傳邦華字孟闇吉水人受業同里鄒元  
標以名節自勵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涇縣知縣  
有異政行取擬授御史值黨論初起朝士多詆顧憲  
成邦華與相拄遂指目為東林越二年始拜命陳法  
祖用人十事一曰內閣不當專用詞臣二曰詞臣不  
當專守館局三曰詞臣不當教習內書堂四曰六科  
都給事中不當內外間阻五曰御史置還不當槩論  
考滿六曰吏部乞假不當積至正耶七日關倉諸差  
不當專用舉責任于八曰調簡推知不當驟遷京秩  
九曰進士改教不當槩從內轉十曰邊方州縣不當  
盡用鄉貢疏上不報四十一年廷臣爭請福王之藩  
已有期忽傳旨莊田務足四萬頃廷臣相顧愕眙謂  
田數必不足則期將復更而竟無敢爭者邦華乃抗  
疏切諫中刺鄭賈妃鄭國泰未規切閣臣葉向高廷  
臣乃相繼爭期得毋易尋上劄劾邪正疏歷詆故相  
申時行王錫爵趙志舉張位沈一貫李廷機而極論  
湯賓尹王紹徽徐兆魁罪兆魁出揭自明邦華又特  
疏論列兆魁送引去吏部尚書趙煥逐左都御史孫  
瑋誠意伯劉蓋臣疏詆御史周起元翟鳳翀邦華並  
請罷斥巡視銀庫見老庫貯銀止八萬兩大駭列上  
帖弊十事多中貴所不便格不行罷廷弼聽勸議起  
其鄉人黃彥士吳亮嗣官應震力庇之攻擊持勸議  
者不已邦華知涇縣深悉其本末出疏質言之其黨  
咸縮舌彥士猶為辯邦華再疏盡發其隱諸人乃不

致復言然疾之彌甚事具孫振基傳中巡按浙江澄  
清吏治部內肅然織造中官劉成卒命歸其事於有  
司而別遣中官呂貴錄成遺賞貴遂嗾奸民紀光詭  
稱機戶詣關保貴代成督造邦華極論二人交關作  
奸罪而光疏不由通政亦不下內閣以中旨行之邦  
華憤復三疏力爭語極切至皆不報是時神宗好貨  
中官有所進奉名為孝順邦華疏中刺及之并劾左  
右大奄之黨貴者皆人所不敢言直聲動朝野期滿  
久不得代四十四年引疾歸明年尚書鄭繼之等力  
排東林出為山東參議其父廷諫為南京刑部郎中  
亦罷歸邦華乃辭疾不赴天啓元年起故官飭易州  
兵備明年遷光祿少卿即還家省父四月擢右僉都  
御史代畢自嚴巡撫天津將軍府新立庶務草創邦  
華極力振飭戎伍器甲皆修備津門一軍遂為諸鎮  
冠廷臣共推較推兵部右侍郎疏辭不允復還家省  
父四月夏抵京樞輔孫承宗因萬壽節請入覲魏忠  
賢黨謂承宗將清君側惡邦華實名之忠賢立勒承  
宗還鎮邦華即引疾去五年七月為奄黨倪文煥所  
劾削其官崇禎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  
五月改兵部協理戎政還朝帝即召見旋知武會試  
事竣入營故事多至郊列隊扈蹕用軍八萬五千人  
至是增至十萬有奇時方郊總督勳臣缺邦華兼攝  
其事所設雲龍龍旌寶蓋以及金鼓旗幟甲冑劍戟  
煥然一新帝顧之甚悅明年春幸學亦如之命加兵  
部尚書力辭不允時戎政大壞邦華銳意清釐先陳  
更操法慎揀選改戰車精火藥專器械責典守節金  
錢酌兌馬練大砲九事帝優旨褒勉京營弊多端而

占役虛冒尤甚占役者其人為諸將所役一小管至  
四五百人且有賣閒包操弊諸虛冒者無其人而諸  
將及勳戚庵寺豪華強以蒼頭目選鋒壯丁月支厚餉  
邦華核還占役萬計清虛冒千餘人三大營軍十餘  
萬強半皆老弱故事軍缺聽人告補皆以賄得邦華  
必親試非年壯力強者不收自是軍鮮冒濫三營選  
鋒一萬壯丁七千餉厚他軍而疲弱不與邦華下令  
每把總兵五百自備五年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  
二百五十斤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砲月一解送以補  
選鋒壯丁之缺壯士咸踴躍三大營領六副將又分  
三十六營官以三百六十七人計所用揀募皆積習  
邦華按罪十餘人又行一歲二考察之令諸好為戰  
營馬額二萬六千至是止萬五千而他官例得借用  
總督協理及巡視科道又例有坐班馬邦華首減己  
班馬他官借馬者不許發濫借為希營將二百六十  
聽用者稱是每一官缺請託紛至邦華悉杜絕行計  
日省成法每小營各置一簿月上事狀於協理以定  
殿最舊制三大營外復設三備兵營營三千人餉視  
正軍而不習技擊無所事事邦華核去四千餘人又  
汰老弱千疏請歸併三大營不復另設由是戎政大  
釐會倉場總督南居益言京營歲支米一百六十六  
萬四千餘石視萬曆四十六年增五萬七千餘石宜  
減省邦華因上議軍以十二萬為額餉以百四十四  
萬石為額歲省二十二萬有奇彥亦報可著為令帝  
知邦華忠奏無不從邦華亦感帝知不顧後患諸失  
利者銜次骨怨謗紛然至十月畿輔被兵即簡精卒  
三千守通州二千援薊州而身督諸軍出營城外軍

容甚壯帝數名對溫語慰藉俄恐於羣議命撤還守  
 陣偵者不敢違出聲息遂斷乃上防寇賊緝間謀散  
 奸宄禁謗言數事即命飭行邦華自聞警衣不解帶  
 捐貲造砲車及諸火器又以外城單薄自請出守而  
 諸不逞搆蜚語入大內帝不能無動襄城伯李守鈞  
 督京營衛邦華扼己亦乘間詆譏邦華自危上疏陳  
 情歸命於帝帝猶溫旨慰諭然是時帝心焦勞甚爾  
 大臣皆不足倚下兵部尚書王洽工部尚書張鳳翔  
 獄會滿桂兵拒於德勝門外城上發大砲助之悞傷  
 桂兵甚衆都察院都事張道澤疏劾邦華言官亦  
 廷論其罪帝乃落邦華職閒住自是代者以邦華為  
 戒率因循姑息戎政不可問矣邦華歸廷屢薦執  
 政多忌之扼不用十二年四月始起南京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首定營制汰不急之將并分設之營嘗言  
 守江南不若守江北防下流不若防上流乃由浦口  
 歷滁州全椒和州相形勢繪圖以獻於浦口建沿江  
 敵臺於滁州設戍卒池河無城則城之藉塘為滁椒  
 咽喉築堡聯絡和州遭屠戮人民無幾請隸之太平  
 又請開府采石之山置哨太平港大壑當塗間田數  
 萬頃以資軍儲皆下所司未及行以父憂去十五年  
 冬起故官掌南京都察院事俄代劉宗周為左都御  
 史兩疏懇辭未得命開都城被兵乃疏請督東南援  
 兵入衛力疾上道明年三月抵九江左良玉潰兵數  
 十萬聲言乏餉蔽江東下劫漕舟邦華急移書責以  
 大義良玉氣沮答書語頗恭邦華用便宜發安慶庫  
 銀十五萬餉之而身入其軍開誠慰勞良玉及其下  
 皆感激誓刻期滅賊一軍遂安帝大悅降旨優獎還

朝召見嘉勞備至首陳勿欺之疏請與廷臣共勉乃  
 申職掌振憲紀更定巡城巡方諸令風采凜然御史  
 出巡有回道考覈例邦華謂回道而後黜害政已多  
 論罷巡按巡鹽御史各一人奉命考試御史黜冒濫  
 者一人有御史無顯過而先任推官著貪聲者追黜  
 之臺中始畏法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山西邦華密  
 疏請帝固守京師做未樂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兩都  
 居數日未得命又請定永二王分封太平寧國二府  
 拱護兩京帝得疏意動輒殿行且讀且歎將行其言  
 會帝召廷臣對席子項煜疏言當南遷帝曰國君死  
 社稷正也朕志決矣范景文與邦華擬申前請給事  
 中光時亨大聲曰往江南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  
 二人乃不敢言而帝心亦不怡甚遂罷邦華策不議  
 未幾賊逼都城丞詣內閣言事魏藻德漫應曰姑待  
 之邦華乃太息出已率諸御史登城羣奄拒之不得  
 上慟哭而返十八日外城陷走宿文信國祠明日內  
 城亦陷北向再拜三揖信國作絕命詞投繯卒福王  
 時贈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

王家彥

按明外史本傳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天啓二年進士  
 授開化知縣調蘭谿擢刑科給事中崇禎四年大學  
 士錢龍錫久繫獄家彥因熟審力請寬之獲減死獄  
 囚多淹帝定按月奏報例家彥請推行於四方時方  
 用兵而文臣知兵者少家彥陳儲才法甚備流賊擾  
 山西巡撫朱統股不能禦日事招撫且縱兵剽掠家  
 彥請急易之劉香亂福建家彥以海防盡弛力請修  
 復舊制奉命巡青論救前巡視科道馬思理高倬及

監督主事王淪初江之遠事多讓行班軍十六萬後  
 減為七萬及是止二萬有奇有建議免其番上者家  
 彥巡京營力陳不可帝納之總河尚書劉夢龍鑿河  
 渠無功因家彥言獲譴遷化鐵冶久廢奸民請復開  
 家彥極言有害無利請自今言利章奏一切報罷事  
 亦止其後奸民請開開化雲霧山以興屯亦以家彥  
 言而止時行保舉法家彥請養之成均試之六部且  
 上言近日會推吏部袖出一紙與會者止兩揖而退  
 大失會推意報聞屢遷戶科都給事中總督盧象昇  
 有因糧加餉之議戶部尚書侯恂請未被寇之地士  
 大夫賦一兩者加二錢民間五兩以上者每兩一錢  
 已得自行家彥言民賦五兩上者大率百十家而成  
 一戶本非富民不可計鎰銖帝亦採納九年言近以  
 軍食不足令畿輔山東河南江北召買米豆輸天津  
 至九十餘萬石民不堪命而吏胥侵耗數十萬計不  
 可不嚴治帝為飭行七月昌平失守陵寢震驚劾兵  
 部尚書張鳳翼坐視鳳翼既出督師復劾其調度無  
 法威令不行帝以敵未退不問家彥尋以親喪歸十  
 二年起吏科都給事中帝屢詔起廢而所司不奉行  
 家彥請勅部速奏且召入陛見親驗其才吏部兩侍  
 郎舊制必用翰林一人自薛國觀執政四年不補家  
 彥以為言成祖有捕蝗令宣德五年定為永制垂二  
 百年吏部歲以九月頒勘合於有司無舉行者家彥  
 請實修舊典帝皆納之擢大理丞進本寺少卿十五  
 年遷太僕卿家彥居官時嘗請復國初穆馬及西  
 番茶馬制帝下兵部撤陝西督撫未能行至是家彥  
 復陳四疏備言馬耗之故請行官牧及金牌差發遺

制且言課馬改折舊增至二十四萬兩民已重困楊嗣昌不恤民復增三十七萬致舊額反連不可不釐正帝手其疏語執政曰家彥所奏皆可行急下部議軍興方亟不能盡行也頃之擢戶部右侍郎甫拜命都城被兵帝擇協理戎政大臣召見四人即以命家彥受勅即日登陴閱視內城九門明日閱外城七門布列守具雪夜攜一燈步巡城堞守卒無知者朔日獎戒勤惰將士爭自勵初分守阜城門後移安定門凡半歲寢處城樓勞動為最解嚴賜宴千門增秩一等十七年二月廷推戶部尚書帝以戎政非家彥不可特留任李自成逼京師襄城伯李國禎督京營帝又命中官王德化盡督內外軍務二人皆不知兵悉發三大營軍出營城外家彥爭不得由是守陴者少諸軍既出城見賊輒降賊即驅攻城城上人皆其儕益無固志廷臣分門守家彥守安定門號令進止悉由中官沮諸臣不使登城又總叛賊杜勳上與密約而去兵部尚書張縉彥疑有異急上聞帝手勅縉彥登城察視家彥從之中官猶固拒示以手勅乃許問勳安在曰去矣又言秦晉二王亦欲上城家彥曰二王既降賊即賊也安得上見勢不支頓足哭借縉彥詣官門請對不得見十九日黎明城陷家彥望闕叩頭投城下不死益於民舍而絕福王時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端

五兆祥 子幸明

按明外史本傳兆祥字允吉交河人舉於鄉九赴會試天啓二年始擢第除大理左評事崇禎初遷吏部稽勳主事歷文選員外郎門生謁選請善地兆祥正

召責之其人悚然退進稽勳郎中調假歸起考功郎中忤人意見貶行人司副稍遷光祿丞進少卿歷左通政太僕卿旋進通政使十七年二月拜刑部右侍郎三月宣府陷賊薄都城詔大臣登陴分守兆祥駐正陽門防衛嚴固時城守惟中官為政襄城伯李國禎統京營軍稍月餉不予士卒咸怒無固志未幾城陷或勸兆祥還邸厲聲曰社稷已覆吾將安之仰天號慟冠帶望闕拜曰臣力止此矣謀國無能死有餘憾遂自經長子章明字綱直甫成進士兆祥語之曰我大臣義當死汝未受職可去對曰人生大節惟君與父君父死臣子何生為亦投繯死兆祥妻呂章明妻王相向哭既而曰彼父子死忠矣我二人不可不死節乎亦同日並縊死福王時贈兆祥刑部尚書諡忠貞章明河南道御史諡節愍

施邦耀

按明外史本傳邦耀字爾韜餘姚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不樂為吏改順天武學教授歷國子博士工部營繕主事進員外郎魏忠賢典三殿工諸曹郎悉奔走其門邦耀獨不往忠賢欲困之令徵嘉靖舊制作獸吻其製莫可考夢神告之發地得物嘉靖中所除也忠賢遂不能難遷屯田郎中稍遷漳州知府盡知屬縣奸盜王名每發輒得聞郡驚為神盜劉香李魁奇橫海上邦耀繫香母誘之香就擒魁奇援鄭芝龍事請撫邦耀言於巡撫鄒維蓮卒計平之遷福建副使左參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所至潔己愛民聲籍甚歷兩京光祿寺卿改通政使少詹事黃道周謫官復逮下詔獄國子生涂仲吉上書訟之邦耀

不為封進而大暑其副封曰書不必上論不可不存仲吉劾邦耀阻抑言路邦耀遂以副封上帝見其暑語怒奪職歸踰年言官交薦起南京通政使入都陞見陳學術吏治用兵財賦四事帝改容納焉出都三日命中使召還曰南京無事留此為朕效力吏部推為刑部右侍郎帝曰邦耀清執可左副都御史時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也初浙江有許都之亂紹興推官陳子龍平之其餘黨猶未靖子龍遣還去邦耀請改子龍兵科給事中留浙撫禦冷仲吉之上書也帝下之詔獄掌錦衣者謂左通政馬思理庇仲吉致赴獄愆期帝怒并思理下吏罪遣戍至是邦耀為思理訟冤請召用帝以兩浙供億久不至遣中官王坤及給事中三人往督邦耀請停遣中官未報會賊薄近郊邦耀語兵部尚書張縉彥急厲士卒固守檄天下兵勤王縉彥不為意邦耀太息而去城陷急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可偷生哉即解帶自縊其僕趨救稍蘇厲聲曰若輩不知大義毋誤我賊滿衢巷不獲還邸舍望門求縊為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信石雜燒酒即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邦耀少好王守仁學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書讀之劉宗周講學義山邦耀往復叩擊宗周深契焉魯時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沒京師邦耀手治舍教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灑掃至東隅捧箕凝視而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時墮環茲地不覺慄愴耳邦耀即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福王時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介

凌義渠

按明外史本傳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天啓五年進士除行人崇禎三年授禮科給事中溫體仁柄政義渠其里人無所附麗三河知縣劉夢煒失餉銀三千責償急自縊死有司責其家義渠言以金錢頒命吏恐天下議朝廷重金意不在盜也帝特原之宜與深陽及遂安壽昌民亂焚掠巨室義渠言魏羽林軍焚領軍張彝第高歡以為天下事可知日者告密門漸啓藩國悍宗入京越奏里閭小故叫聞聲寃乃至僕豎侮家長下吏箝上官市儉持縉紳此春秋所謂六逆也天下所以治特上下之分防維決裂無復界限即九重安所藉以提挈萬靈役使羣動哉給事中劉合輝幼體仁擬旨失當被貶二秩義渠言諫官不得規執政失而委申飭權於部院反得制言路恐大臣以攬權為奉旨小臣以結舌為盡職將貽國家無窮憂時題其言兵部尚書張鳳翼敘廢將陳壯猷功為給事中劉昌所駁昌反被斥義渠言今上下盡相蒙而疆場欺蔽為甚官方皆濫徇而武弁倖功為甚中樞不職捨其大摘其細已足為言者羞乃辨疏一入調用隨之自今奸弊叢生功罪倒置言者悉杜口矣不納三遷兵科都給事中先後劾湖廣總兵官秦翼明不勝任河南總兵官左良玉縱軍浮掠廣東總兵官陳謙誘取番船諸人多獲譴時議廢郎陽撫治大臣命總理尚書熊文燦移鎮義渠持寢之東江自毛文龍後叛者接踵義渠言東島孤懸海外轉輸艱向仰給朝鮮今路阻絕不得食內潰可慮居無何眾果潰挾帥求撫義渠請撫陰勦同惡必相狀及命新帥出海義渠云殲渠散黨宜速速則可圖功遲則更生

他覺後其語皆驗義渠居諫垣九年建白多不當出外河南人曹鳳順賄中舉人義渠居禮科時議黜之鳳順外舅劉安行與義渠同官力阻不得至是掌吏科挾前憾出義渠福建參政義渠憤言為安行所排會有糾發前事者安行下吏除名義渠乃之任尋遷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使所至有清操名拜南京光祿寺卿署應天尹事十六年入為大理卿明年三月賊犯都城有旨召對趨赴長安門且不啓扉俛傳城陷義渠乃還已得帝崩聞食牆哀號首觸柱血流被面門生勸無死義渠厲聲曰吾與爾道義交當相助何姑息為揮使出塊几端坐義渠終身蔬食無他嗜好性獨愛書乃取生平所閱書籍盡焚之曰無被賊手污也次日具緋衣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闈門自經年五十二福王時贈刑部尚書諡忠清

馬世奇

按明外史本傳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祖濂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幼穎異嗜學有文名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庶主周延儒世奇同郡也當國世奇務引大義非公事不以告十一年帝以頻歲用兵海內勞苦遣詞臣分諭諸藩世奇使山東湖廣江西諸王府所至却饋還進左論德憂歸服除會延儒再相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及還朝進左庶子則延儒已賜死親暱者率避去世奇力經紀其喪時寇警日聞帝數召廷臣問計世奇言弭亂以人心為本闖獻二賊除獻易除闖難獻專刑戮人所畏闖伴不殺人所附也今欲收人心在勅督撫鎮將嚴束伍部令兵不虐民心親附賊勢乃孤帝稱善為下詔申飭已

賊薄都城諸大臣無能畫一策世奇太息泣下曰事已不可為吾死而已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筋起問帝安在或言已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曰吾得死所矣其僕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作書別母蕭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拜曰臣不能報國一死謝陛下將自經二妾朱李盛飾前世奇訝曰若以我死將辭我耶對曰主人盡節我二人拜辭從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拜訖並立殺死世奇乃自縊福王時贈禮部右侍郎諡文忠世奇砥礪名行居館閣最有聲好推引後進不妄取與居父憂時蘇州推官倪長圩其門人也以贖銀三千金助喪辭曰蘇大饑留此賑民可也長圩以三百金犒從者立送所司為鄉邑修學費其疎財樂義如此

吳麟徵

按明外史本傳麟徵字聖生海鹽人天啓二年進士除建昌府推官捕劇盜擒豪猾治聲日聞父憂歸補興化府廉公有威僚屬莫敢以私進崇禎五年擢吏科給事中首疏請達下情悉民隱言甚切至又請精擇郡守言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勝宜做直宗用况鍾等故事精擇禮遣重以聖書假便宜責令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天子時不能行河決蘇家嘴新溝口南下不復東歸海淮揚諸屬邑悉被災督漕侍郎李待問不能治麟徵極論其罪吏部郎中牟道行左遷庶西太平知府麟徵言道行貪污并不當守郡建安知縣徐汝驊用賄首薦麟徵發其奸并劾湖廣巡按白士麟廣廷生祠立碑播謠頌偽吏亂真諸人

多獲譴同官章正宸以劾王應熊下詔獄麟徵論救  
漏刻博士周長庚疏詔中官且請搜括麟徵力駁其  
謬尋上疏乞假葬父自引六罪詞甚哀切既去貽言  
路公揭略言自言官積輕廟堂之上往往反其言而  
用之奸人窺見此旨明告君父目為朋黨自稱孤立  
下背公論上竊主權諸君子宜盡化沾沾之意毋落  
其彀中使清流之禍再見明時激成之患貽悔後日  
居久之還朝劾吏部尚書田唯嘉賊汚唯嘉罷去再  
遷刑科左給事中故相文震孟卒所司不敢開麟徵  
為請恤丁繼母憂服闋起吏科都給事中吏部用人  
多徇請託麟徵言限年固銜徵發舍此無以待中  
才今遷轉如流不技資俸品級徒開奔競門帝深然  
之請勅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節制江南諸帥控禦  
流賊姜球熊開元以劾周延儒下詔獄麟徵論救帝  
不聽李自成熾而山海關外八城又強半失守十  
七年二月薊遼總督王永吉聞自成入秦知其必渡  
河奏請撤軍遠吳三桂兵守關內大學士陳演不敢  
決請下撫鎮酌行之既而警報日至羣臣皆言非劄  
督永吉軍鎮三桂密鐵唐通合力一戰不可帝然之  
令本兵具奏演言錦州告警軍遠兵必不可調帝召  
羣臣會議不決獨成國公朱純臣戶部尚書倪元璐  
刑部侍郎金之俊都給事中孫承澤以為當調而麟  
徵爭尤力且言三桂勇將宜拔用無委之敵人今賊  
旦夕發秦晉若使來扞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  
揆緩急無論是非也退復具疏力言之演復請下末  
吉等議永吉等皆以撤關外兵入援為便帝俞之末  
吉聞命三月初出關與三桂徒軍遠乘五十萬日行

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已陷矣  
故事吏垣長無出外者帝欲令給事御史內外兼用  
以習民事會吏部推麟徵京卿旨言未歷監司不得  
內擢麟徵乃移牒吏部求外補吏部以麟徵望重再  
推太常少卿帝亦報允未幾賊薄京師麟徵守西直  
門賊詐為勳王兵請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  
石堅塞其門募死士縋城襲擊多所斬獲乘間入朝  
欲見帝白事至午門遇大學士魏藻德引麟徵手曰  
國家如天之福必無他虞且夕兵餉集公何匆遽為  
引之出乃復登陣明日城陷麟徵欲還邸已為賊所  
據乃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  
宗社一旦至此雖上有元龍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  
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當服殛用角巾青衫覆以  
單金足矣解帶自經家人救之懸環並請曰待祝孝  
廉至一決可乎許之祝孝廉名淵以救宗周下獄  
與麟徵善者也特給事中高翔漢漢中人受賊顯職  
來說麟徵降麟徵怒叱之去明日淵至麟徵慷慨曰  
憶登第時夢隱士劉宗周吟文信國零丁洋詩今山  
河碎矣不死何為酌酒與淵別自經死淵為視含殮  
乃去福王時贈兵部右侍郎諡忠節

周鳳翔

按明外史本傳鳳翔字儀伯浙江山陰人崇禎元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量壁侯奴  
辱諸生鳳翔執付法司祭酒許士柔為檢討時嘗撰  
都御史高攀龍語文閱十年未給及張至發當國銜  
士柔以新令語詞不得用辨語劾士柔違令貶其官  
鳳翔不平抗疏言故事詞臣撰文不當閣臣裁之否

則令改撰未有徑彈劾者語勅用寶歲有常期未有  
十年後用寶進呈吹求當制者贈諱專屬中書崇禎  
三年所申飭未有追咎元年史官詆為越俎者攀龍  
純忠直節為陛下所褒一旦毛舉細故舞文反汗俾  
忠良色沮非所以屬當今示後世疏雖不行士論避  
之歷中允論德為東官講官書名對平臺間滅寇策  
言論慷慨帝為悼聽軍需急議稅開架錢鳳翔曰事  
至此急宜收人心尚可括民財括國勢耶贊謂民  
心一失不可復收國勢一傾不可復振正謂是也尚  
書倪元璐亟稱其言亡何京師陷莊烈帝殉社稷有  
謫傳駕南幸者鳳翔不知帝所在趨入朝見魏藻德  
陳演侯恂宋企郊等奉入而賊李自成據御坐受朝  
賀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趨出賊亦不問歸  
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死其詩有碧血九  
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天下誦而悲之去帝崩  
幾兩日也福王時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節

劉理順

按明外史本傳理順字復禮杞縣人萬曆中舉於鄉  
十赴會試至崇禎七年始中式及廷對帝親擢第一  
還官喜曰朕今日得一耆碩矣理順素有學行朝士  
咸稱帝知人理順益感激其知人爭美之理順曰昔  
王曾志不在溫飽吾豈異是且憂懼方始何羨為拜  
修撰益勤學退朝輒鍵戶讀書非其人不與交十二  
年春穀轉告警疏陳作士氣於窮民簡良吏定師期  
信賞罰招徠從六事下所可議行因獨轍輔山東被  
兵逼賦歷南京司業左中允右論德入侍經筵兼東  
宮講官楊嗣昌奪情入閣理順昌言於朝嗣昌怒奪

其講官開封垂陷理順大勳曰中原破則京師危矣  
建議河北設重臣練敢死士為後圖疏格不行楊嗣  
昌薛國觀周延儒迭用事理順一無所附麗出溫體  
仁門言論無少徇十七年三月賊犯京師急理順詣  
朝房語諸執政曰守卒缺餉陰雨饑凍急宜請內帑  
鼓勇士背城一戰或堅守以待勤王師不然大事去  
矣衆唯唯理順太息歸悉捐家貲分犒守城卒僚友  
或問進止正色曰存亡視國尚須商酌耶城破妻黃  
妾李請先死理順許之俟其既絕具袍笏北向再拜  
入別宗祠大書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  
何不然既占科名豈敢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書  
畢投縋死年六十三僕四人皆從死蓋盜多中州人  
聞其死入唱曰此吾鄉祀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何  
遽死羅拜號泣而去後贈詹事諡文正

汪偉

按明外史本傳偉字叔度休寧人崇禎元年進士除  
慈谿知縣政績大著十一年帝念寇氛日熾擇知推  
治行卓絕者入翰林以備大用偉擢檢討尋以治祖  
母葬歸還朝充東宮講官十六年賊陷承天荆襄偉  
以留都根本可慮上江防綱繆疏言金陵城週百二  
十里雖十萬衆不能守故議者謂無守城法止有防  
江法賊自北來則淮安為要自上而下則九江為要  
禦淮即所以禦江守九江即所以守金陵也准有史  
可法屹然保障矣九江一郡宜設立重臣以鎮之上  
而武昌下而太平采石浦口各命南京兵部大臣建  
牙分闔則聲援接而金陵之門戶固矣南京兵部與  
操江事不相涉操江欲用兵而無人兵部有重兵而

無用宜令緩急相應而府尹府丞之官互重其權人  
其任聯百萬士民心以分兵部操江之責因言清議  
所歸如御史詹兆恆葉樹聲楊四重故御史郭維經  
成勇故巡撫袁繼咸方孔炤等宜以備督撫京兆之  
選帝嘉納之九江乃特設總督又言兵額既虧宜以  
衛所官舍餘丁補伍操練修治兵船以資防禦如額  
餉不足則暫借鹽課漕米以給之前後所條奏皆切  
時務明年三月賊兵東犯偉語閣臣事急矣亟遣大  
僚分守畿郡一切便宜從事都中城守則文自內閣  
武自公侯伯以下各率子弟畫地分守庶民統以紳  
士家自為守而京軍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師魏藻  
德曰大僚守畿輔誰肯者偉曰此何等時猶較尊卑  
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見委藻德晒其早計未幾真  
定遊擊謝嘉福殺巡撫徐標迎賊偉立曰事至此乎  
作書寄友人曰賊據真定好人滿都城外郡上供絲  
粟不至諸臣無一可支危亡者如聖主何平時誤國  
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今當何處伸狂喙耶  
賊薄都城守兵之餉不得食偉出貲市餅餌以饋已  
而城陷偉歸寓語繼室耿善撫幼子耿立曰我獨不  
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新衣上下纏引刀  
自刎不殊復投縋遂絕時年二十三偉欣然曰是成  
吾志移其屍於堂覆筆書壁曰翰林院檢討東宮日  
講官汪偉同繼室耿氏死節胎子觀書勉以忠孝乃  
自經福王時贈少詹事諡文烈

吳甘來

按明外史本傳甘來字和受江西新昌人父之才西  
安府同知甘來與兄奉來同舉鄉試崇禎改元甘來

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後三年奉來亦成進士授南京  
太常博士五年甘來擢刑科給事中抗直敢言戶部  
尚書畢自屢下獄抗疏救之帝重法繩下朝士坐大  
辟者累累甘來疏請停刑葺湖設關商舟多覆沒甘  
來請罷征七年西北大旱疏言秦晉間人相食父子  
兄弟不相顧陛下發粟以賑恐被澤者少乃山西  
難民半為總兵官張應昌等殺以冒功中州諸郡畏  
曹變蛟兵甚於賊臣實痛之又言賞罰者將將大機  
權也陛下加意邊陲實無延格乃紅夷獻俘黔蜀爭  
功昌黎死守功猶待勅急則用其死緩則束以文  
法且封疆之闕武與文二內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  
受命建牙或速或逐以封疆罪罪之而跋扈將帥罪  
狀已暴止於戴罪偏裨不能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  
裨督撫不能令將帥將聽賊自來自去誰為陛下  
凶逆者帝納其言為下令申飭吏部侍郎張捷薦用  
呂純如甘來疏爭且劾捷宜罷事乃止憂歸服闋起  
吏科進兵科右給事中乞假歸十五年起歷戶科都  
給事中列上練兵足餉十事又陳開礦之害時封疆  
大吏多假護藩名棄封守移善地致列城崩潰甘來  
極論其弊一日帝詰戶部尚書倪元璐餉額甘來元  
駱門生也進曰臣科與戶曹表裏餉可按籍稽臣所  
慮者兵聞賊而逃民見賊而喜恐不特無餉之患宜  
急輕賦稅收人心帝領之甘來連請告會帝命  
編修陳名夏掌戶科甘來喜得代不數日賊薄都城  
時泰來已官禮部員外郎甘來屬歸事母而已誓必  
死明日城陷有言駕南幸者甘來曰上明且決必不  
輕出乃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命辭畢盡取疏草



焚之曰當賊寇縱橫徒持讓論無益毫末雷之釣後  
世名罪彌大耳正衣冠北向拜投繯死福王時贈太  
常卿諡忠節